

今古奇觀



明·抱甕老人著

足本

今

古

觀

今古奇觀目錄

第一卷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	一
第二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七
第三卷	滕大尹鬼斷家私	一六
第四卷	裴晉公義還原配	二七
第五卷	杜十娘怒沈百寶箱	三二
第六卷	李謫仙醉草嚇蠻書	四二
第七卷	賣油郎獨占花魁	四九
第八卷	灌園夏晚逢仙女	七一
第九卷	轉運漢巧遇洞庭紅	八三
第十卷	看財奴刁買冤家主	九五
第十一卷	吳保安棄家贖友	一〇四

第十二卷	羊角哀捨命全交·····	一一一
第十三卷	沈小霞相會出師表·····	一一五
第十四卷	宋金郎團圓破氍毹·····	一三二
第十五卷	盧太學詩酒傲公侯·····	一四三
第十六卷	李汧公窮途遇俠客·····	一五九
第十七卷	蘇小妹三難新郎·····	一七五
第十八卷	劉元普雙生貴子·····	一八二
第十九卷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一九五
第二十卷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二〇一
第二十一卷	老門生三世報恩·····	二〇七
第二十二卷	鈍秀才一朝交泰·····	二一二
第二十三卷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二一九
第二十四卷	陳御史巧勘金釵鉤·····	二三七

第二十五卷	徐老僕義憤成家·····	二五〇
第二十六卷	蔡小姐忍辱報仇·····	二六一
第二十七卷	錢秀才錯占鳳凰儔·····	二七五
第二十八卷	喬太守亂點鴛鴦譜·····	二八七
第二十九卷	懷私怨恨僕告主·····	三〇一
第三十卷	念親恩孝女藏兒·····	三一—
第三十一卷	呂大郎還金完骨肉·····	三一九
第三十二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	三二四
第三十三卷	唐解元玩世出奇·····	三三〇
第三十四卷	女秀才移花接木·····	三三六
第三十五卷	王嬌鸞百年長恨·····	三五—
第三十六卷	十三郎五歲朝天·····	三六二
第三十七卷	崔俊臣巧會芙蓉屏·····	三七—

第三十八卷 趙縣君喬送黃柑子……………三八一

第三十九卷 誇妙術丹客提金……………三九三

第四十卷 逞錢多白丁橫帶……………四〇二

第一卷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

「紫荆枝下還家日，花萼樓中合被時；同氣從來兄與弟，千秋羞詠豆萁詩。」

這首詩爲勸人兄弟和順而作；用著三個故事。看官！且聽在下所說的分部：——第一句說「紫荆枝下還家日。」昔時有田氏兄弟三人，從小同居合爨；長的娶妻叫田大嫂，次的娶妻叫田二嫂，妯娌和睦，並無間言。惟第三的年少，隨著哥嫂過日；後來長大娶妻，叫田三嫂。那田三嫂爲人不賢，恃著自己有些妝奩，看見夫家一鍋裏煮飯，一桌上喫食，不用私錢，不動私秤，便私房要喫些東西，也不方便。日夜在丈夫面前撻掇道：「公堂錢庫田產，都是伯伯們掌管，一出入，你全不知道；他是亮裏，你是暗裏，用一說十，用十說百，那裏曉得？目今雖說同居，到底有個散場；若還家道消乏下來，只苦得你年幼的。依我說，不如早早分析，將財產三分撥開，各人自去營運不好麼？」田三一時被妻言所惑，認爲有理，央親戚對哥哥說，要分析而居。田大、田二初時不肯；嗣被田三夫婦內外連連催逼，只得依允。將所有房屋錢穀之類，三分撥開，分毫不多；只有庭前一棵大紫荆樹，積祖傳下，極其茂盛；既要析居，這樹歸著那一個？可惜正在開花之際，也說不得了，田大至公無私，議將此樹斫倒，將粗本分爲三截，每人各得一截；其餘零枝碎葉，論秤分開。商議已妥，只待來日動手。次日天明，田大喚了兩個兄弟，同去砍樹。到得樹下看時，枝枯葉萎，全無生氣；田大把手一推，其樹應手而倒，根芽俱露，田大住手，向樹大哭。兩個兄弟道：「此樹值得甚麼？兄長何必如此痛惜？」田大道：「吾非哭此樹也！想我兄弟三人產於一姓，同爺合母，比這樹枝枝葉葉，連根而生，分開不得。根生本，本生枝，枝生葉，所以榮盛。昨日議將此樹分爲三截，那樹不忍活活分離，一夜自家枯死；我兄弟三人若分離了，亦如此樹枯死，豈有榮盛之日？吾所以悲哀耳！」田二、田三聞哥哥所言，至情感動；可以人而不如樹乎？遂相抱做一堆，痛哭不已。於是大家不忍分析了，情願依舊同居合爨。三房妻子聽得堂前哭聲，出來看時，方知其故。大嫂、二嫂，各各歡喜；惟三嫂不願，口出怨言。田三要將妻逐出，兩個哥哥再三勸住；三嫂羞慚還房，自縊而死。——此乃自作孽不可活。這話攔過不提。再說田大可憐那棵紫荆樹，再來看時，其樹無人整理，自然端正，枯枝再活，花萼重新，比前更加爛熳；田大喚兩個兄弟來看，各人嗟訝不已。自此，田氏累世同居。有詩爲證：

「紫荆花下說三田，人合人離花亦然；同氣連枝原不解，家中莫聽婦人言！」

第二句說「花萼樓中合被時。」那花萼樓在陝西長安城中，大唐玄宗皇帝——就是唐明皇——所建。玄宗皇帝，

原是唐家宗室；因爲韋氏亂政，武三思專權，明皇起兵誅之，遂卽帝位。有五個兄弟，皆封王爵；時號「五王」。

「明皇友愛甚篤，起一座大樓，取詩經棠棣之義，名曰「花萼」。」時時召五王登樓歡宴，又製成大幔，名爲「五王帳」。

「帳中長枕大被，明皇和五王時常同寢其中。有詩爲證：

「羯鼓頻敲玉笛催，朱樓宴罷夕陽微；官人秉燭通宵坐，不信君王夜不歸。」

第四句說「千秋羞詠豆萁詩。」後漢魏王曹操長子曹丕，篡漢稱帝；有弟曹植，字子建，聰明絕世；操生平極其寵愛，幾遍欲立爲嗣而不果。曹丕銜其舊恨，欲尋事故殺之。一日，召子建問曰：「先帝每誇汝詩才敏捷，朕未曾面試；今限汝七步之內，成詩一首。如若不成，當坐汝欺誑之罪。」子建未及七步，其詩已成，中寓規諷之意。詩曰：

「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丕見詩感泣，遂釋前恨。後人有詩爲證：

「後來龍貴起疑猜，七步詩成亦可危；堪歎釜其仇未已，六朝骨肉盡誅夷！」

說話的，爲何今日講這兩三個故事？只爲自家要說那個「三孝廉讓產立高名。」這段說話，不比曹丕忌刻，也沒有建風流；勝如紫荆樹下三田，花萼樓中諸李。隨你不和的弟兄，聽著在下講這節故事，都要學好起來。正是：

「要知天下事，須讀古人書。」

這故事出在東漢明帝年間。那時天下又安，萬民樂業；朝有梧桐之鳴，野無谷駒之歎。原來漢朝取士之法，不比今時；他不以科目取士，惟憑州郡選舉。雖則有博學鴻詞，賢良方正……等科，惟以孝廉爲重。——孝者，孝弟；廉者，廉潔。孝則忠君，廉則愛民。——但是舉了孝廉，便得出身做官。若依了今日的事勢，州縣考個童生，還有幾十封薦書；若是舉了孝廉之時，不知多少分上鑽刺，卻依舊是富貴子弟鑽去了！孤寒的便有曾子之孝，伯夷之廉，休想揚名顯姓。只是漢朝法度甚妙，但是舉過其人孝廉，其人若果然有才有德，不拘資格，驟然升擢；連舉主俱紀錄受賞。若所舉不得其人，後日或貪財壞法，輕則罪黜，重則抄沒；連舉主一同受罪。那薦人的，與所薦之人，休戚相關，不敢胡亂；所以公道大明，朝班清肅。不在話下。且說：會稽郡陽羨縣，有一人姓許名武，字長文；十五歲上，父母俱亡。雖然遺下些田產僮僕，奈門戶單微，無人幫助；更兼有兩個兄弟，——一名許晏，年方九歲；一名許普，年方七歲；——都是幼小無知，終日趕著哥哥啼哭。那許武日則躬率僮僕，耕田種圃；夜則挑燈讀書。但是耕種時，二弟雖未勝耨鋤，必使從旁觀看；但是讀書時，把兩個小兄弟坐於案旁，將句讀

親口傳授，細細講解，教以禮讓之節，成人之道。稍不率教，輒跪於家廟之前，痛自督責說：『自己德行不足，不能化誨，願父母有靈，默啓二弟！』涕泣不已。直待兄弟號泣請罪，方纔起身；並不以疾言厲色相加。他室中只用鋪陳一副，兄弟三人同睡。如此數年，二弟俱已長成；家事亦漸豐盛。有人勸許武娶妻，許武答道：『若娶妻，便當與二弟別居；篤夫婦之愛，而忘手足之情，吾不忍也。』由是晝則同耕，夜則同讀，食必同器，宿必同牀。鄰里傳出個大名，都稱爲「孝弟許武。」又傳出幾句口號。道是：

『陽羨許李長，耕讀晝夜忙；教誨二弟俱成行，不是長兄是父娘。』

時州牧郡守俱聞其名。交章薦舉；朝廷徵爲議郎，下詔會稽郡。太守奉旨，檄下縣令，剋日勸駕。許武迫於君命，料難推阻；便分付兩個兄弟道：『我去後，二弟宜自勤勵，在家躬耕力學，一如我在家之時；不可怠惰廢業，有負先人遺訓。』又囑付奴僕：『俱要小心安分，聽兩個家主役使；早起夜眠，共扶家業。』囑付已畢，收拾行裝，不用官府車輛，自己僱了腳力登車；只帶一個僮兒，望長安進發。不一日到京，朝見受職。長安城中，聞得孝弟許武之名，爭來拜訪識荆。真是望重朝廷，名聞四野。朝中大臣，探聽得許武尚未娶妻，多欲以女妻之者。許武心下想道：『我兄弟三人，年皆強壯，皆未有妻；我若先娶，殊非爲兄之道。況我家世耕讀，僥倖備員朝署，便與縉紳大家爲婚，那女子自恃家門，未免驕貴之氣；不惟壞了我儒素門風，異日我兩個兄弟，娶了人家貧賤女子，妯娌之間，怎生相處？從來兄弟不睦，多因婦人而起，我不可不防其漸也。』腹中雖如此躊躇，卻是說不出的話，只得權辭以對。只說是家中已定下糟糠之婦，不敢停妻再娶，恐被宋弘所笑。衆人聞之，愈加敬重。況許武精於經術，朝廷有大政事，公卿不能決，往往來請教他；他引古證今，議論悉中窺要。但是許武所議，衆人皆以爲確不可易；公卿倚之爲重。不數年間，累遷至御史大夫之職。忽一日，思想二弟在家，力學多年，不見州郡薦舉，誠恐怠荒失業，意欲回家省親；遂上疏。其略云：

『臣以菲才，遭逢聖代，致位通顯，未謀報稱，敢圖暇逸。古語有云：「人生百行，孝弟爲先。」「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先父母早背，域兆未修；臣弟二人，學業未立；臣三十未娶；五倫之中，乃缺其二。願賜臣假，暫歸鄉里，倘念臣犬馬之力，尚可鞭答，奔馳有日。』

天子覽奏，准給假暫歸，命乘傳衣錦還鄉；復賜黃金二百斤，爲婚禮之費。許武謝恩辭朝，百官於郊外送行。正

『報道錦衣歸故里，爭誇白屋出公卿。』

許武既歸，省視先塋已畢，便乃納還官誥，只推有病，不願爲官。過了些時，從容召二弟至前，詢其學業之進退，許晏、許普應答如流，理明詞暢；許武心中大喜。再稽查田宅之數，比前恢廓數倍；皆二弟勤儉之所積也。武於是遍訪里中良家女子，先與兩個兄弟定親，自己方纔娶妻。續又與二弟婚配。約莫數月，忽然對二弟說道：「吾聞兄弟有析居之議；今吾與汝皆已娶婦，田產不薄，理宜各立門戶。」二弟唯唯惟命。乃擇日治酒，遍召里中父老；三爵已過，乃告以析居之事。因悉召僮僕至前，將所有家財，一一分割。首取廣宇自予，說道：「吾位爲貴臣，門宜榮戟，體面不可不肅。汝輩力田耕作，竹廬茅舍足矣。」又閱田地之籍，凡良田悉歸之己，將瘠薄者量給二弟。說道：「我賓客衆盛，交遊日廣，非此不足以供吾用。汝輩數口之家，但能力作，只此可無凍餒；吾不欲汝多財以損德也。」又悉取奴僕之壯健伶俐者，說道：「吾出入跟隨，非此不足以給使令。汝輩合力耕作，正須此愚蠢者作伴，老弱饋食足矣；不須多人，費汝衣食也。」衆父老一向知許武是個孝弟之人，這番分財，定然辭多就少；不想他般般件件自占便宜，兩個兄弟所得不及他十分之五；全無謙讓之心，大有欺凌之意。衆人心主甚是不平。有幾個剛直老人氣忿不過，竟自去了。有個心直口快的便想要開口說句公道話，與兩個小兄弟做個主張；其中又有個老成的，背地裏捏手捏腳，教他莫說，以此罷了。那教他莫說的，也有些見識；他道：「富貴的人，與貧賤的人，不是一般肚腸；許武已做了顯官，比不得當初了。常言道：『疏不間親。』你我終是外人，怎管得他家事？就是好言相勸，料未必聽從；枉費了唇舌，倒挑撥他兄弟不和。倘或做兄弟的肯讓哥哥，十分之美；你我又嘔這閑氣則甚？若做兄弟的心上不甘，必然爭論；等他爭論時節，我們替他做個主張，却不是好？」正是：

「事非干己休多管，話不投機莫強言！」

原來許晏、許普，自從蒙哥哥教誨，知書達禮；全以孝弟爲重；見哥哥如此分析，以爲理之當然，絕無幾微不平的意思。許武分撥已定，衆人皆散。許武居中住了正房。其左右小房，許晏、許普，各住一邊；每日率領家奴下田耕種，暇則讀書，時時將疑義叩問哥哥，以此爲常。妯娌之間，也學他兄弟三人，一般和順。從此里中父老，人人薄許武之所爲，都可憐他兩個兄弟；私下議論道：「許武是個假孝廉，許晏、許普纔是個真孝廉！他思念父母面上，一體同氣，聽其教誨，唯唯諾諾，並不違拗，豈不是孝？他又重義輕財，任分多分少，全不爭論，豈不是廉？」起初里中傳個好名，叫做「孝弟許武」；如今抹落了武字，改做「孝弟許家。」把許晏、許普弄出一個大名來。那漢朝清議極重，又傳出幾句口號。道是：

「假孝廉，做官員；眞孝廉，出口錢。假孝廉，據高軒；眞孝廉，守茅檐。假孝廉，富田園；眞孝廉，執鋤鎌。眞爲玉，假爲瓦，瓦登厦，玉拋野，不宜眞，只宜假。」

那時明帝即位，下詔求賢，令有司訪問篤行有學之士，登門禮聘，傳驛至京。詔書到會稽郡，郡守分諭各縣。陽羨縣令平昔已知許晏，許普讓產不爭之事，又值父老公舉他眞孝廉，行過其兄；就把二人申報本郡。郡守和州牧，皆素聞其名，一同舉薦。縣令親到其門，下車投謁，手捧玄纁束帛，備陳天子求賢之意。許晏，許普，謙讓不已。許武道：「幼學壯行，君子本分之事，吾弟不可固辭。」二人只得應詔，別了哥嫂，乘船到了長安，朝見天子。拜舞已畢，天子金口玉言問道：「卿是許武之弟乎？」晏，普叩頭應道：「是。」天子又道：「聞卿家有孝弟之名，二卿之廉讓，有過於兄，朕心嘉悅。」晏，普叩頭道：「聖運龍興，闢門訪落，此乃帝王盛典；郡縣不以臣晏臣普爲不肖，有涸聖聰。臣幼失怙恃，承兄武教訓，兢兢自守，耕耘誦讀之外，別無他長；臣等實不能及兄武之萬一。」天子聞對，嘉其謙德，即日俱拜爲內史。不五年間，皆至九卿之位。居官雖不如乃兄赫赫之名，然滿朝稱爲廉讓。忽一日，許武致家書於二弟，二弟拆開看之。書曰：

「匹夫而膺辟召，仕宦而至九卿，此亦人生之極榮也。二疏有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既無出類拔萃之才，宜急流勇退，以避賢路。」

晏，普得書，即日上疏辭官。天子不許。疏三上，天子問宰相宋均道：「許晏，許普，壯年入仕，備位九卿，待之不薄，今屢屢求退，何也？」宋均奏道：「晏，普兄弟三人，天性孝友；今許武久居林下，而晏、普並駕天衢，其心或有未安。」天子道：「朕并召許武，使兄弟三人同朝輔政何如？」宋均道：「臣察晏、普之意，出於至誠；陛下不若姑從所請，以遂其高；異日更下詔徵之。或仿先朝故事，就近與一大郡，以展其未盡之才；因使便道歸省。則陛下好賢之誠，與晏、普友愛之意，兩得之矣。」天子准奏；即拜許晏爲丹陽郡太守，許普爲吳郡太守；各賜黃金二十斤，寬假三月，以盡兄弟之情。許晏、許普謝恩辭朝，公卿俱出郭到十里長亭，相餞而別。晏、普二人星夜回到陽羨，拜見了哥哥，將朝廷所賜黃金，盡數獻出。許武道：「這是聖上恩賜黃金，各自收去。」次日，許武備下三牲祭禮，率領二弟，到父母墳塋拜奠畢了。隨即設宴，遍召里中父老。許氏三兄弟都做了大官，雖然他不以富貴驕人，自然聲勢赫奕，聞他呼喚，那個敢不來？況且加個請字。那時衆父老，來得愈加整齊。許武手捧酒卮，親自勸酒。衆人都道：「長文公與二哥三哥接風之酒，老漢輩安敢僭先？」——此時風俗淳厚，鄉黨序齒，許武出仕已久，還叫一句長文公。那兩個兄弟又下一輩了，雖是九卿之貴，鄉黨故舊，依舊稱哥。——

「許武道：『下官此席，專屈諸鄉親下降，有句肺腑之言奉告；必須滿飲三杯，方敢奉聞。』衆人被勸，依次飲訖。許武教兩個兄弟，次第把盞，各盡一杯。衆人飲罷，齊聲道：『老漢輩承賢昆玉友愛，借花獻佛，也要奉敬一杯。』許武等三人，亦各飲訖。衆人道：『適纔長文公所諭金玉之言，老漢輩恭聽已久，願得下示！』許武疊兩個指頭，說將出來，言無數句，使聽者毛骨聳然。正是：

『斥鷃不知大鵬，河伯不知海若；聖賢一段苦心，庸夫豈能測度？』

許武當時未曾開口，先流下淚來；嚇得衆人驚惶無措。兩個兄弟慌忙跪下，問道：『哥哥何故悲傷？』許武道：『我的心事，藏之數年，今日不得不言。』指著晏、普道：『只因爲你兩個名譽未成，使我作違心之事，冒不韙之名，有玷於祖宗，貽笑於鄉里，所以流淚。』遂取出一卷冊籍，把與衆人觀看；原來是田里屋宅，及歷年收斂米粟布帛之數。衆人還未曉其意。許武又道：『我當初教育兩個兄弟，原要他立身行道，揚名顯親；不想我虛名早著，遂先顯達。二弟在家，躬耕力學，不得州郡徵辟；我欲效古人祁大夫內舉不避親，誠恐不知二弟之學行者，說他因兄而得官，誤了終身名節。我故倡爲析居之議，將大宅良田，強奴健婢，悉據爲己有；度吾弟素敦愛敬，決不爭競。吾暫冒貪饕之迹，吾弟方有廉讓之名；果蒙鄉里公評，榮膺徵聘。今位列公卿，官方無玷，吾志已遂矣。這些田產奴婢，都是公共之物，吾豈可一人獨享？這幾年以來，所收米穀布帛，分毫不敢妄用，盡數開載在那冊籍上。今日交付二弟，表爲兄的向來心迹，也教衆鄉尊得知。』衆父老到此，方知許武先年析產一片苦心，自愧見識低微，不能窺測，齊聲稱歎不已。只有許晏、許普，哭倒在地道：『做兄弟的，蒙哥哥教訓成人，僥倖得今日；誰知哥哥如此用心。是弟輩不肖，不能自致青雲之上，有累兄長。今日若非兄長自說，弟輩都在夢中；兄長盛德，從古未有；只是弟輩不肖之罪，萬分難贖。這些小家財，原是兄長苦掙來的，理該兄長管業；弟輩衣食自足，不消兄長畀念。』許武道：『做哥的力田有年，頗知生殖；況且宦情已淡，便當老於耨鋤，以終天年。二弟年富力強，方司民社；宜資莊產，以終廉節。』晏、普又道：『哥哥爲弟輩而自污，弟輩既得名，又欲得利，是天下第一等貪夫了！不惟玷辱了祖宗，亦且玷辱了哥哥；萬望哥哥收回冊籍，聊減弟輩萬一之罪。』衆父老見他兄弟三人交相推讓，你不收，我不受；一齊向前勸道：『賢昆玉所言，都是一般道理。長文公若獨得了這田產，不見得向來成全兩位這一段苦心；兩位若徑受了，又負了令兄長文公這一段美意。依老漢輩愚見：宜作三股均分，無厚無薄，這纔見兄友弟恭，各盡其道。』他三個兀自你推我讓；那父老中有前番那幾個剛直的，便挺身向前，厲聲說道：『我等適纔處分，甚得中正之道；若再推遜，便是矯情沽譽了！把這冊籍來，待老漢與你

分割。」許武兄弟三人，便不敢多言，只得聽他們主張。當時將田產配搭三股分開，各自管業。中間大宅，仍舊許武居住；左右屋宇窄狹，以所在粟帛之數補償，晏、普他日自行改造；其僮婢亦皆分派。眾父老都稱為公平。許武等三人施禮作謝，邀入正席飲酒，盡歡而散。許武心中終以前番析產之事為歡，欲將所得良田之半，立為義莊，以贍鄉里。許晏、許普聞知，亦各出己產相助。里中人人歎服，又傳出幾句口號來。道是：

「真孝廉，惟許武；誰繼之？晏與普。弟不爭，兄不取；作義莊，贍鄉里。嗚呼！孝廉誰可比？」

晏、普感兄之義，又將朝廷所賜黃金，大市牛酒，日日邀里中父老與哥哥會飲。如此三月，假期已滿，晏、普不忍與哥哥分別，各要納還官詔；許武再三勸諭，責以大義，二人只得聽從，各携妻小赴任。却說里中父老將許武一門孝弟之事，備細申聞郡縣，郡縣為之奏聞；聖旨命有司旌表其門，稱其里為「孝弟里」。後來三公九卿，交章奏許武德行絕倫，不宜逸之田野，累詔起用。許武只不奉詔。有人問其緣故，許武道：「兩弟在朝居位之時，吾曾諷以『知足知止』；若我今日復出應詔，是自食其言了。況近聞朝廷之上，是非相激，勢利相傾，恐非縉紳之福，不如躬耕樂道之為愈耳！」人皆服其高見。再說晏、普到任，守其乃兄之教，各以清節自勵，大有政聲。後聞其兄高致不肯出山，兄弟相約，各將印綬納還，奔回田里，日奉其兄為山水之遊，盡老天年而終。許氏子孫昌茂，累代衣冠不絕，至今稱為「孝弟許家」云。後人作歌歎道：

「今人兄弟多分產，古人兄弟亦分產；古人分產成弟名，今人分產但鬻爭。古人自污為孝弟，今人自污爭微利；孝弟名高身並榮，微利相爭家共傾。安得盡居「孝弟里」？却把閭閻人愧死。」

第二卷 兩縣令競義婚孤女

「風水人間不可無，也須陰陽兩相扶；時人不解蒼天意，枉使身心著意圖！」

卻說近代浙江衢州府，有一人姓王名奉，哥哥名喚王春。弟兄各生一女：王春的女兒，名喚瓊英；王奉的叫做瓊真。瓊英許配本郡一個富家潘百萬之子潘華；瓊真許配本郡蕭別駕之子蕭雅。——都是自小聘定的。瓊英年方十歲，母親先喪，父親繼沒。那王春臨終之時，將女兒瓊英託與其弟，囑付道：「我並無子嗣，止有此女，你把他做嫡女看成；待其長成，好好嫁去潘家。你嫂嫂所遺妝奩衣飾之類，盡數與之；有潘家原聘財禮，置下田莊，就把與他做脂粉之費。莫負吾言！」囑罷，氣絕。殯葬事畢，王奉將姪女瓊英接回家中，與女兒瓊真作伴。忽一年元旦，潘華和蕭雅，不約而同到王奉家來拜年。那潘華生得粉臉朱脣，如美女一般，人都稱為「玉樹」；蕭雅一臉

麻子，眼瞞齒齷，好似「飛天夜叉」模樣。一美一醜，相形起來；那標緻的，越覺美玉增輝；那醜陋的，越覺黯然無色。況且潘華衣服炫麗，有心賣富，脫一通換一通；蕭雅是老實人家，不以穿著爲事。常言道：「佛是金妝，人是衣妝。」世人眼孔淺的多，只有皮相，沒有骨相。王家若男若女，若大若小，那一個不欣羨潘小官人美貌如潘安再世，暗暗的顫唇播舌，指點那飛天夜叉之醜。王奉自己也着不過，心上好生不快活。不一日，蕭別駕卒於任所，蕭雅奔喪扶柩而同。他是個世家，累代清官，家無餘資，自別駕死後，日漸蕭索。潘百萬是個暴富，家事日盛一日。王奉忽起一個不良之心，想道：「蕭家甚窮，女婿又醜；潘家又富，女婿又標緻；何不把瓊英、瓊真暗地調轉，誰人知道？也不教親生女兒在窮漢家受苦。」主意已定。到臨嫁之時，將瓊英充做姪女嫁與潘家，哥哥所遺衣飾莊田之類，都把他去。却將瓊英反爲己女，嫁與那飛天夜叉爲配，自己薄備些妝奩嫁送。瓊英但憑叔叔做主，敢怒而不敢言。誰知嫁後，那潘華自恃家富，不習詩書，不務生理，專一嫖賭爲事；父親累訓不悛，氣憤而死。潘華益無顧忌，逐日與無賴小人酒食遊戲。不上十年，把百萬家資敗得罄盡，寸土俱無。丈人屢次周給，他如灰中添雪，全然不濟。結末迫於凍餒，瞞著丈人，要引渾家去投奔人家爲奴。王奉聞知此信，將女兒瓊真接回家中，不許女婿上門。潘華流落他鄰，不知下落。那蕭雅勤苦攻書，後來一舉成名，直做到尙書地位；瓊英封一品夫人。有詩爲證：

「目前貧富非爲準，久後窮通未可知；顛倒任君瞞昧坐，鬼神昭鑒定無私。」

看官！你道爲何說這王奉嫁女這一事？止爲世人只顧眼前，不思日後，只要損人利己。豈知人有百算，天只有一算，你心下想得滑碌碌的一條路，天未必隨你走哩！還是平日行善爲高。今日說一段話來，正與王奉相反，喚做「兩縣令競義婚孤女。」這樁故事，出在梁、唐、晉、漢、周五代之季；其時周太祖郭威在位，改元廣順，雖居正統之位，未就混一之勢；四方割據稱雄者，還有幾處，共是五國三鎮。那五國？周郭威；南漢劉晟；北漢劉晏；南唐李昇；蜀孟知祥。那三鎮？吳越錢鏐；湖南周行逢；荆南高季昌。單說南唐李氏有國，轄下江州地方，內中單表江州德化縣一個知縣，姓石名璧，原是撫州臨川縣人氏，流寓建康。四旬之外，喪了夫人，又無子嗣，止有八歲親女月香，和一個養娘隨任。那官人爲官清正，單喫德化縣中一口水；又且聽訟明決，雪冤理滯，果然政簡刑清，民安盜息。退堂之暇，就抱月香坐於膝上，教他識字；又或教養娘和他下棋蹴鞠，百般逗他頑耍；只爲無娘之女，十分愛惜。一日，養娘、月香在庭中蹴那小小迷兒爲戲，養娘一腳踢起，去得勢重了些，那毬擊地而起，連跳幾跳，的溜溜滾去，滾入一個地穴裏。——那地穴約有二三尺深，原是埋缸貯水的所在。——養娘手短

，攬他不著，正待跳下穴中去拾取毬兒，石璧忙攔道：「且住。」因問女兒月香道：「你可有甚計較？使毬兒自走出來麼？」月香想了一想，便答道：「有計。」即叫養娘去提過一桶水來，傾在穴內，那毬便浮在水面；再傾一桶，穴中水滿，其毬隨水而出。石璧本是要試試女孩兒的聰明，見其取水出毬，智慧過人，不勝之喜。閒話休敘。石璧在任上不到二年，誰知命裏官星不現，飛禍相侵；忽一夜，倉中失火，急去救時，已燒損官糧千餘石。那時米貴，一石值一貫五百；加以亂離之際，軍糧最重。南唐法度：凡官府破耗軍糧，至三百石者，即行處斬。只爲石璧是個清官，又且火災天數，非關本官私弊；上官都替他分解保奏。唐主怒猶未息，將本官削職，將燒損官糧估價，共該一千五百餘兩，勒限嚴追。石璧爲官清廉，那有積蓄？只得將家私變賣，却猶未盡其半；被本府追逼不過，鬱成一病，數日而死。遺下女兒和養娘二口，少不得著落牙婆官賣，取價償官。這等苦楚，正是：

『屋漏更遭連夜雨，船遲又遇打頭風。』

却說本縣有個百姓，叫做賈昌，昔年被人誣陷，坐假人命事，問成死罪在獄；虧石知縣到任，審出真情，將他釋放；因此銜保家活命之恩，時思報效。一日，賈昌在外爲商回來，忽聞石知縣身死，即往撫屍慟哭，備辦衣衾棺木，與他殯殮；合家掛孝，買地營葬。又聞得所欠官糧尚多，欲待替他賠補，却又怕錢糧千係，不敢與聞惹禍；見說小姐和養娘發出，著牙婆官賣，慌忙帶了銀子，到女牙婆家，問他多少身價。李牙婆取出硃批的官票看來，養娘十六歲，只判得三十兩；月香十歲，倒判了五十兩。却是爲何？月香雖然年小，容貌美秀可愛；養娘不過粗使之婢，故此判價不等。賈昌並無吝色，身邊取出銀包，兌足了八十兩紋銀，交付牙婆，又謝他五兩銀子，即時領取二人回家。李牙婆把兩個身價交納官庫，地方呈明石知縣家財人口，變賣都盡，上官只得在別項挪移賠補，不在話下。却說月香自從父親死後，沒一刻不啼啼哭哭，今日又不認得賈昌是什麼人，料想買他歸去，必然落於下賤；一路痛哭不已。養娘道：「小姐！你今番到人家去，不比在老爺身邊；只管啼哭，必遭打罵。」月香聽說，愈覺悲傷。誰知賈昌一片仁義之心，領到家中，與老婆相見，對老婆說：「此乃恩人石相公的小姐；那一個就是伏侍小姐的養娘。我當初若沒有恩人救出，此身早死於縲紲；今日見他小姐，如見恩人一般。你可另收拾一間香房，教他兩個住下；好茶好飯供侍他，不可怠慢。後來儻有親族來訪，那時送還，也盡我一點報效之心。若無人來訪，待他長成，就本縣擇個門當戶對的人家，一夫一婦，嫁他出去；恩人墳墓，也有個親人看顧。那個養娘，依舊教他伏侍小姐，等他兩個作伴，做些女工，不要他在外答應。」月香生成伶俐，見賈昌如此分付老婆，慌忙上前萬福道：「奴家賣身在此，爲奴爲婢，理之當然；過蒙恩人擡舉，此乃再生之恩。乞受奴一拜，收爲義女

。說罷，即忙下跪，慌得那賈昌連忙也跪在地下，忙教老婆扶起道：「小人是老相公的子民，這螻蟻之命，都出老相公所賜；就是這位養娘，小人也敢怠慢，何況小姐？小姐恁般說時，就折殺小人了！但望小姐勿責怠慢，暫時屈在寒家，權當賓客相待，就算小人夫妻有幸了。」月香再三稱謝。賈昌又分付家中男女，都稱爲石小姐。那小姐稱賈昌夫婦，但呼賈公，賈婆。不在話下。原來賈昌的老婆，素性不甚賢慧；初時看上月香生得清秀乖巧，自己無男無女，有心要收他做個螟蛉女兒，心上甚是歡喜。聽說以賓客相待，先他心裏有三分不耐煩了；却減不得石知縣的恩，沒奈何，依著丈夫言語，勉強奉承。後來賈昌在外爲商，每得好綉好絹，先儘上好的寄與石小姐做衣服穿；比及回家，先問石小姐安否；老婆心下漸漸不平。又過些時，把馬腳露出來了。但是賈昌在家，朝餐夕飧，也還成個規矩，口中假意奉承幾句；但背了賈昌時，茶不茶，飯不飯，另是一樣光景了。養娘常叫出外邊雜差使，不容他一刻空閒；又每日間限定石小姐要做若干女工鍼黹，違他，倘手腳遲慢，便去捉雞罵狗，口裏好不乾淨哩。正是：

『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

養娘受氣不過，稟知小姐，欲待等賈公回家告訴他一番。月香斷然不肯，說道：「當初他用錢買我，原不指望擡舉；今日賈婆雖有不到之處，却與賈公無干；你若說他，把賈公這段美情都沒了。我與你命薄之人，只是索性忍耐爲上。」忽一日，賈公做客回家，正撞養娘在外汲水，面孔比前甚是黑瘦了。賈公道：「養娘！我只教你伏侍小姐，誰要你汲水？且放著水桶，另教人來擔罷。」養娘放了水桶，動了個感傷之念，不覺滴下幾點淚來。賈公要盤問時，他把手拭淚，忙忙的奔進去了。賈公心中甚疑。進去見了老婆，便問道：「石小姐和養娘沒有甚麼？」老婆回道：「沒有。」初歸之際，事體多煩，也就攔過一邊。又過了幾日，賈公偶然到他處人家走動，回來不見老婆在房，自往廚下去尋他說話，正撞見養娘從廚下來；也沒有托盤，右手擎一大盤飯，左手一隻空盤，盤上頂一碟醃菜葉兒。賈公有心，閃在隱處看時，養娘走進石小姐房中去了。賈公不省得這飯是誰喫的，一些葷腥也沒有；那時不往廚下，竟悄悄的走在石小姐房前，向門縫裏張時，只見石小姐將這碟醃菜葉兒過飯。賈公瞧破了，不禁心中大怒，便與老婆鬧將起來。老婆道：「葷腥儘有，我又不是不捨得與他喫，那丫頭自不來取，難道要老娘送進房去不成！」賈公道：「我原說過來：石家的養娘，只教他在房中與小姐作伴。我家廚下走使的，又不少，誰要他出房端飯。前日那養娘噙著兩眼眼淚，在外汲水，我已疑心，是必家中把他難爲了；只爲匆忙，不曾細問得。原來你恁地無恩無義，連石小姐都怠慢！現放著許多葷菜，却叫他喫白飯，是甚道理！我在，尙然如此；

我出外時，可知連飯也沒得與他們喫飽！我這番回來見他們著實黑瘦了。」老婆道：「別人家丫頭，那要你這般疼他！養得白白壯壯，你可收用他做小老婆麼？」賈公道：「放屁！說的是什麼話！——你這樣不通理的人，我不與你講嘴。自明日爲始，我叫當值的，每日另買一分肉菜供給他兩口，不要在家人中算帳；省得奪了你的口食，你又不歡喜。」老婆自家覺得有些不是，口裏也含含糊糊的哼了幾句，便不言語了。從此，賈公吩咐當值的每日肉菜分做兩份，却叫厨下丫頭們各自安排送飯。這幾時，好不整齊！正是：

「人情若比初相識，到底終無怨恨心。」

賈昌因奉養石小姐，有一年不出外經營；老婆却也做意修好，相忘於無言。月香在賈公家一住五年，看看長成；賈昌意思要密訪得好主兒，嫁他出去了，方纔放心，自家好出門做生理。這也是賈公的心事，背地裏自去勾當，曉得老婆不賢，又與他商量怎的？若是湊巧，賠些妝奩嫁出去了，可不乾淨？何期姻緣不偶；但內中也有緣故：但是出身低微的，賈公又怕辱沒了石知縣，不肯俯就；但是略有些名目的，那個肯要百姓人家的養娘爲婦？所以好事難成。賈公見婚事不就，老婆又和順了，家中供給又立了常規，捨不得攬攬生理，只得又出外爲商。未行數日之前，預先叮嚀老婆有十來次，只教好生看待石小姐和養娘兩口。又請石小姐出來，再三安慰；連養娘都用許多好言安放。又分付老婆道：「他骨氣也較你重幾百分哩！你切莫慢他！若是不依我言語，我回家時，就不與你認夫妻了。」又喚當值的和厨下丫頭都分付過了，方纔出門。

「臨歧費盡叮嚀語，只爲當時受德深。」

却說賈昌的老婆，一向被賈公在家敬重石小姐和養娘，心上好生不樂；沒奈何，只得由他，受了一肚子的腌臢悶氣。一等賈公出門，三日之後，就使起家主母的勢來；尋個茶遲飯晏，小小不是的題目，先將厨下丫頭試法，連打幾個巴掌。罵道：「賤人！你是我手內用錢討的，如何恁地托大！你恃了那個小主母的勢頭，却不用心伏侍我？家長在家日，縱容了你；如今他出去了，少不得要還老娘的規矩。除却老娘外，那個該伏侍的？要飯喫時，等他自端，不要你們獻勤，却攬誤老娘的差使。」罵了一回，就乘著熱鬧中，喚過當值的來，分付將賈公派下另一分肉菜錢乾折進來，不許買了。當值的不敢不依。且喜月香能甘淡薄，全不介意。又過了些時，忽一日，養娘端洗臉水，遲了些，水已涼了，養娘不合哼了一句，那婆娘聽得了，特地叫來發作道：「這水不是你擔的，別人燒著湯，你便胡亂用些罷！當初在牙婆家，那個燒湯與你洗臉！養娘耐嘴不住，便回道：『難道要他們擔水燒湯？我又不是不會擔水過的，兩隻手也會燒火；下次我自擔水自燒，不費厨下姐姐們力氣便了。』那婆娘提醒